

可爱的人

在一个阴雨的早晨，我因为一件要紧的事，要到我的友人家里去。这时雨还是不停地落，天色也阴暗。我知道要等雨于短的时间停止，实在是不可能的事，便不得已的叫了一乘轿子来。

两个轿夫抬着我慢慢地街上走着。街很寂静，仿佛在寻常的夜里一样。除却两三个打着雨伞穿着革履的先生们，和戴着斗篷下面赤足的劳动者而外，就没有看见什么了。但偶尔还有一乘三四个轿夫抬着的，四面都围着雨帷的轿子走过。我这所能听见的：就只有雨点滴在轿顶上和轿夫的斗篷上的响声，革履的囊囊声，赤足在水中走的声；至于在寻常所常听见的闹声，叫卖声，笑声，哭声，说话声，现在都没有了。我在轿里想想“真寂寞呀！出门时又忘了带本书，不然还可以在轿里翻看。这样长的街怎么能一时就走完了

呢？”我觉得有些烦恼了。便开始悔恨我一时的疏忽了。

又走了一阵。我偶然抬起头来，我的目光正射在前面的那个轿夫身上：他背上的短衣已被汗浸湿了；他的年龄像是很幼；他口中这时正发出一声微微的叹息，似乎抬不起这轿子的样子。这时忽然有一种思想来到我心里。我于是又想想“我因要到友人家去商量要事，才受这样寂寞的痛苦。但轿夫呢？他们要到那里去做什么？为什么他们又要抬着我去呢？……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抬不起我了，为什么又不敢把我放下呢？……在这样大雨的日子，谁又不愿意在家中安逸地玩耍，却跑到冷静的街上呢？……”雨越落大了。他戴着的斗篷周围都流水了，他的衣裤都被雨飘湿了。他的赤足在一两寸深的冷水里“花浪”“花浪”地走着。这时我又忆起一件事了：“几年前的一日，我从学校里刚要动身归家，忽落着雨，我没有穿革履，又没有见着轿子，只得借了一把伞脱了鞋袜亦赤足回家。我的母亲知道了，急忙叫人烧水与我洗足；并且嘱咐我以后切不可再这样做。现在他在冰冷而且很深的水中走着，为什么

他的母亲又不阻止他，却听他这样做呢？ … … 或者他的母亲不爱他吧？”

“你有母亲吗？”我不知不觉地就说出这句话。

“先生，我有母亲，她现在在家里。”他居然不迟疑地答应说。

“她不爱你吧？”

“她是很爱我的。”

“但是为什么她听你在这样大雨下面的街上走着呢？为什么苦你赤足在冰冷的水中走着呢？”

“先生！我们穷人无论什么苦的事都要去做，赤足在冷水里走，算得了什么事？我已习惯了，并不要紧的。当轿夫的在大雨下面怎么又能不抬轿呢？我的母亲今天看见这样的大雨，本不要我走的；但是今天我不出找点钱回来，明天又有什么钱来买米呢？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她还叫我早些回去，说只要把明天买米的钱找够就是了。今天雨落得这样大，街上的行人都很少，不知能不能呢？”他的声音里带着失望了。

“这时还早得很，不要紧！”我说了这句话来

安慰他，但是他并没有喜色。他这时似乎说高兴了，又接着往下说：

“我家里还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兄弟，年龄都不大。我的父亲是去年三月死的，他也是一个轿夫，有四十多岁。他又吃鸦片烟；他原来本不吃，自从前年大病刚好后才‘动手’吃的。母亲曾经劝过他，他说若是不吃，就没力气抬轿子了；我母亲只得由他。起初瘾还小，后来却大了。所以时常钱不够用，他每天从早晨出去，一直抬到夜里二更的时候才回来。后来得痲病死了。我当轿夫正是他死的那年动手的。那时我才十九岁，今年二十了。我的母亲本可补点衣裳，但是她前几天得病，今天还没全好咧！这几天就靠我一个人找钱来供家了。”

“你一天找的钱够用吗？”

“有时不够用，那就只有吃稀饭了，一个月里总有六七天要吃稀饭，先生！你没看我这样的瘦么？李家二少爷——我常常抬过他的——他的年纪与我一样大，但他却比我胖得多呢！我每回抬他过后，回来总要喘气许久，不过他每回的轿钱总比别人给得多些。我们都愿意去抬他。……”

“你读过书吗？”他刚说到这里，我忽然说了这句话。

“我读过几个月，因为没有钱就没有去读了。我读了一本三字经，千字文也读了小半本。我还记得三字经的起头是‘人之初，性本善’咧！我想若是多读几年书，那我就可以同小的时候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张三哥一样，在什么营里当什么师爷了。现在也不来抬轿子了。唉！这也是我的命该这样的。

“我不晓得我前世造了什么孽？菩萨罚我来受这样的罪。我记得昨天我们抬一个先生到青石桥街去。我抬前头。本来应该给我们二百文的轿钱，哪晓得他下了轿，只给了一百四十文。我去请他添三十文，他不但不添，反骂了我一顿；我这时说了一句气话，他听了打了我两个耳光。他又说要叫‘警察局’来拉我到厅里去。我们向来怕‘警察局’，因为他是专欺我们穷人的。我听见这话，心里有些怕了；只得拿了一百四十文钱走出来。我将走出门的时候，还听见他骂我‘该死

成都劳动阶级的人呼“警察”为“警察局”。

的’声音。我想我死了还要好些，免得生着受活罪。……不过我死了，我的母亲又靠着谁人来养活呢？还有兄弟姐妹呢？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几乎要哭了。或者说我简直被他的话所占有了。我心中只是愤怨，只是悲哀，只是忧愁。我觉得他很可爱，虽然他每天的生活只有苦痛，但是他的心是很纯洁的；决没有害人利己的思想在他的心内藏着。他比那些戴着假面具的恶魔至少总要好一百倍吧！我对于他只有崇拜。我几乎要发狂了。

这时已到友人家里。下了轿，把轿钱交与这个轿夫后，就被一个人领我到客厅里了。

从此这个可爱的人的悲惨的故事，好像印在我心上似的，不知何时才能消灭呢？

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夜

选自 1922 年《时事新报》副刊

《文学旬刊》第 54 期

“再见吧，我不幸的乡土哟！”

踏上了轮船的甲板以后，我便和中国的土地暂别了，心里自然装满了悲哀和离愁。开船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，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开了岸，一直到我看不见岸上高大的建筑物和黄浦江中的外国兵舰，我才掉过头来。我的眼里装满了热泪，我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再见吧，我不幸的乡土哟！”^①

再见吧，我不幸的乡土哟，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。我无日不在你的怀抱中，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。我的衣食取给予你。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予。我的亲人生长在这里，我的朋友也散布在这里。在幼年时代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；可

这是一首叫做《断头台上》的歌子的第一句，这首歌在旧俄时代西伯利亚的监狱里流行过，据说是旧俄政治犯米拉科夫所作。

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源泉了。

在这里我看见了种种人间的悲剧，在这里我认识了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在这里我身受了各种的痛苦。我挣扎，我苦斗，我几次濒于灭亡，我带了遍体的鳞伤。我用了眼泪和叹息埋葬了我的一些亲人，他们是被旧礼教杀了的。

这里有美丽的山水，肥沃的田畴，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。在这里坏人得志、好人受苦，正义受到摧残。在这里人们为了争取自由，不得不从事残酷的斗争。在这里人们在吃他的同类的人。——那许多的惨酷的景象，那许多的悲痛的回忆！

哟，雄伟的黄河，神秘的扬子江哟，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？这样的国土！这样的人民！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！

再见吧，我不幸的乡土哟！我恨你，我又不得不爱你。

1927 年 1 月
选自《海行杂记》

繁 星

我爱月夜，但我也爱星天。从前在家乡七、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，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。望着星天，我就会忘记一切，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。

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，每晚我打开后门，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。下面是一片菜园，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。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，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。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，也认得一些星星，好像它们就是我的朋友，它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。

如今在海上，每晚和繁星相对，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。我躺在舱面上，仰望天空。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。船在动，星也在动，它们是这样低，真是摇摇欲坠呢！渐渐地我

的眼睛模糊了，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。海上的夜是柔和的，是静寂的，是梦幻的。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，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不眼，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。这时我忘记了一切。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，我沉睡着。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，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。

有一夜，那个在哥伦波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。他用手指着：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，下面的几颗是身子，这几颗是手，那几颗是腿和脚，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。经他这一番指点，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。看，那个巨人还在跑呢！

1927年1月
选自《海行杂记》

海上的日出

为了看日出，我常常早起。那时天还没有大亮，周围非常清静，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。

天空还是一片浅蓝，颜色很浅。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，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，加强它的亮光。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，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。

果然过了一会儿，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，红是真红，却没有亮光。这个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、慢慢地努力上升，到了最后，终于冲破了云霞，完全跳出了海面，颜色红得非常可爱。一刹那间，这个深红的圆东西，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，射得人眼睛发痛，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。

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，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，直射到水面上。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

水，哪里是天，倒也不容易，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。

有时天边有黑云，而且云片很厚，太阳出来，人眼还看不见。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，透过黑云的重围，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。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，出现在天空，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。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、云和海水，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。

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？

1927 年 1 月

选自《海行杂记》

海上生明月

四围都静寂了。太阳也收敛了它最后的光芒。炎热的空气中开始有了凉意。微风掠过了万顷烟波。船像一只大鱼在这汪洋的海上游泳。突然间，一轮红黄色大圆镜似的满月从海上升了起来。这时并没有万丈光芒来护持它。它只是一面明亮的宝镜，而且并没有夺目的光辉。但是青天的一角却被它染成了杏红的颜色。看！天公画出了一幅何等优美的图画！它给人们的印象，要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。

这面大圆镜愈往上升便愈缩小，红色也愈淡，不久它到了半天，就成了一轮皓月。这时上面有无际的青天，下面有无涯的碧海，我们这小小的孤舟真可以比作沧海的一粟。不消说，悬挂在天空的月轮月月依然，年年如此。而我们这些旅客，在这海上却只是暂时的过客罢了。

与晚风、明月为友，这种趣味是不能用文字描写的。可是真正能够做到与晚风、明月为友的，就只有那些以海为家的人！我虽不能以海为家，但做了一个海上的过客，也是幸事。

上船以来见过几次海上的明月。最难忘的就是最近的一夜。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，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。这灯并不亮。后来船走了许久，这盏石壁上的灯还是在原处。难道船没有走么？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。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。红灯渐渐地大起来，成了一面圆镜，腰间绕着一根黑带。它不断地向上升，突破了黑云，到了半天。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，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，乃是层层的黑云。

1927年1月
选自《海行杂记》

乡 心

我不想睡，趁大家酣睡的时候，跑到舱面上去走走。

我上了舱面就感到一股寒气，不由得扯起大衣的领子来。四周没有一个人，只有吵人的机器声时时来到我的耳边。

浪很小，船也平稳，风并不大。一轮明月照在万顷烟波之上，蓝色的水被月光镀上了银色。月光流在波上，就像千万条银鱼在海上游泳。我这时真想拿一根钓竿，把它们钓几尾上来。

我默默地在舱面上走着。明月陪伴着我，微风轻抚着我。有无涯的大海让我放观；有无数的回忆尽我思量。人生难得几良宵。是乐么，还是痛苦？

三十四天的旅行到此告了一个段落。明天太阳照眼时，我们就要踏上法国的土地了。这时候

似乎又觉得船走快了些。现在对于海上的生活又感到了留恋。这三十四天的生活的确是值得人留恋的。然而明天我们一定要上岸了。

“明天要上岸了，”和以前在家时，在上海时，“明天就要走了”的思想一样，激动着我的心。这种时候要说是快乐吧，自己心里又不舒服；要说是痛苦吧，又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。这是怎样的矛盾啊！我一生就是被这种矛盾支配了的。

不知道怎样，我竟然被无名的悲哀压倒了。四周有这么好的景致，我却不能欣赏，白白地拿烦恼来折磨自己。时候不早了，明天还得走一整天的路。倘若在家里，我的大哥一定会催我：“四弟，睡得着——”现在呢，即使我走到天明，也没有人来管我。能看见我的，除了万顷烟波之外，就只有长空的皓月一轮。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^①；“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。”^②——锋镝余生的我，对此情景，能不与古诗人同声一哭！

见张九龄的五言律诗《望月怀远》。

见白居易的七言律诗《因望月有感……》。

然而过去的终于是过去了。我应该把它们完全忘掉，我需要休息。明天我还得以新的精力来过新的生活。

1927 年 1 - 2 月

选自《海行杂记》